

# 生命的意义

□ 张露

夜半醒来，看到窗帘缝隙里透过一丝光亮，索性披衣起来。站在窗前，我看到灰白色的云朵铺满整个天空，月亮不知躲到哪里去了，但天空还是明亮的。

大地万籁俱寂，人们都在沉睡，只有虫儿的浅吟低唱此起彼伏，在这份寂静中显得分外热闹，在这清朗的夜晚，听得格外清楚。吱吱，唧唧，咕咕，是蟋蟀还是纺织娘抑或是什么叫不上名字的昆虫，我无从得知，它们或许躲在花坛的草叶下吧？小虫们在举办音乐会，你听，多么热闹啊，高高低低、长长短短，此起彼伏，气氛温情而热烈，越发衬托出夜的静谧。在盛夏的夜晚，虫儿们能如此欢唱，可当秋风袭来时，虫儿们的生命也将进入倒计时，它们还能如此欢唱吗？

老人们常说，“人生一世，草

木一秋”。花坛里的草会枯黄，我们人类也像这些草和虫儿一样，会衰老，会死亡，这是自然规律，可是我们为什么会为此而哀怨悲伤呢？花儿会凋谢，树叶会飘零，虫儿终将走向生命的终点，它们那么坦然接受大自然的安排，快快乐乐走完自己的一生，我觉得，作为万物之灵的我们，也要向它们学习，接受自己必将衰老和走向死亡的命运，接受不断与父母、亲人的告别。时间是一列飞速驶过的列车，谁也无法陪伴我们走到生命的终点，他们都会中途下车，就算你再舍不得，再撕心裂肺，也无济于事。所以，人，生来是孤独的，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要想像这些虫儿一样，弹着琴，唱着歌，走完剩下的路。

忽然想起一本小说《宣判死期》，里面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：63岁的知名画家因患直肠癌住进医院，他以为只不过是短暂休

整，手术出院就可以继续自己的艺术事业。但医生在手术中却发现，肿瘤已经扩散，画家只剩一年寿命。在病情讨论会上，年轻的医生力主将实情告诉患者，他认为，作为著名画家，艺术应该重于生命。但他的观点遭到所有医生的反对，他们认为，应该让患者平静走完剩下的人生之路。在经过反复的心理斗争之后，年轻的医生还是将“只有一年寿命”的病情如实告诉画家。画家闻听，如遭五雷轰顶，他悲观、消沉、颓废，每日不是借酒浇愁，抱怨命运不公，就是游山玩水，游戏人生。转眼两个月过去了，就在年轻的医生也彻底失望时，画家终于振作起来，又一次拿起画笔，他把病房改造成画室，一边治疗一边作画，与死神争分夺秒。历经四个月的白天黑夜，他终于完成两幅不同风格的传世之作。就在只剩下最后署名时，画家突然紧捂胸口倒地而

死，算来，他仅仅活了半年时间。作家在小说中写道，画家与其说是癌症晚期因心力衰竭而死，倒不如说是完成最后心愿满足离去。

这个故事让我又一次陷入沉思，人生的价值并不以长短来衡量，能够活到寿终正寝固然幸运，如果面临“只有一年可活”的情况，是选择畏缩逃避，苟延残喘，还是像小说中的画家那样，在生命最后时刻，如流星般燃烧自己，在烈烈火焰之中，划过天际，放射出夺目光彩？我觉得，那是不言而喻的。在我看来，生命并不在于长短，行尸走肉地延长生命，不如真有真挚追求，哪怕是短暂的生命。与选择畏缩逃避，在惴惴不安中等待死神的到来，不如像画家这样，用最后的生命之火，点亮人们的眼睛，为世界、为人类留下宝贵精神财富，这样的人才是伟大的，才是有价值和意义的。

（作者单位：辛集市公安交警大队）

# 大明湖荷韵

□ 王南海

大明湖的荷花，似乎因着水域辽阔，开得格外洒脱、柔美。

大明湖畔的荷，似乎天然有点尊贵之感。它们亭亭玉立，一朵朵都如国画般，等待着蕴染开来。我不禁想起了古诗词里的荷，独具一种温婉与柔美。“采莲舟里歌声媚，群山醉，天外霞光红映水。”抑或是“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。”在天空的映衬下，那些粉色的荷花仿佛在蓝色的绸缎上，静静地开放。那是巧手姑娘一针一线绣出的作品吗？或是哪个国画大师泼墨渲染的作品？可是，这比作品还美，还灵动。

一些荷花已经美美地开放了。那粉色的花瓣儿，多像仙女摇曳的衣裙，薄薄的，却质地柔软，而最妙的是那粉色因为荷叶的掩映，而呈现出明暗不同的粉色来。有的地方的粉偏红，充满了喜庆的色调，而越往花蕊处，那粉色就淡了一些，仿佛小姑娘的皮肤，嫩而光滑。而花蕊处的黄色，是一种明艳艳的鹅黄色，让人看一眼就心醉。这种嫩粉配着鹅黄，仿佛是新出生的娃娃，那么生机勃勃。这些荷羞湿地立在笔挺的茎秆上，似乎在暗暗思忖：“我是世界上最美的花朵。”那圆圆的墨绿色的荷叶，迎着风儿轻轻地摇曳，似乎在毫不迟疑地赞同着。此时，你才注意到那些圆圆的荷叶，叶片那么大，茎脉分明，它们用自己的绿色，映衬着荷花的美丽。

有一些荷花含苞待放，它们将自己的花包得紧紧的，只是挺立在茎秆上。它

们美美地沐浴着夏日的阳光，似乎在暗暗地说：“我一定要不慌不乱，想好一瓣儿开一瓣，每一次绽放，都是一种惊艳之美。”

靠近边上有两朵荷花，似乎相偎相依着，它们彼此紧紧地靠在一起，似乎在甜蜜地诉说着什么。一朵花微红，一朵微粉，却一样地明艳。一阵风吹过来，它们就和着风轻歌曼舞。它们好像一对身着粉纱、婀娜多姿的少女已经缓缓起舞，而那些荷叶，是它们的伴舞，也和着节奏，轻轻地摇曳。大明湖边，有一个女子支起一个画板，凝神静气，正专心致志地涂抹着什么。她欣赏着荷花，然后开始动笔，神情专注而美丽。

上次来大明湖，正是百花凋残时，残荷点点。它们将倒影映入水中，独有一种沧桑的美感。荷四季皆美，春美的是生机，夏美的是花朵，秋美的收获，冬美的是凋零。如此想来，生命的每一天都是如此美丽的。花开花落，都是美丽的，都值得珍惜。

有人撑着小船，在湖边采莲。他们将莲蓬采下来，细细地摘下莲子，我好奇要来一个。感觉清凉微苦，像是咀嚼了一份古雅。不由得想起辛弃疾笔下的《清平乐·村居》：“……大儿锄豆溪东，中儿正织鸡笼。最喜小儿无赖，溪头卧剥莲蓬。”我一边吃着莲子，一边赏着荷花，手中的莲蓬也代表了一份夏日的滋味。

大明湖畔荷韵缤纷，我徜徉在湖畔，享受一份夏日独有的浪漫情怀……

（作者单位：石家庄市公安局）

## 小巷

这条街巷完整地保存了古民居建筑风格，稍显掉漆的牌楼诉说着岁月的沧桑，青砖灰瓦的色调显得与现代格格不入，房顶伸出墙体半米多长的椽头挂着古朴的砖雕、石雕，院落方正。透过院门可以清晰看到建筑风水上的“遮隐”，有些门口还立着“下马石”“拴马桩”。大街上的车水马龙、熙熙攘攘在这里荡然无存，这里成了一处恬静优美的小巷，一幅返璞归真的民居画卷。

我在小巷中穿梭来去，享受眼前突然而至的石雕、瓦当、拐墙，此处更像是一个“探幽”的去处。向前走着，路灯渐少，小巷显得更加幽深暗淡，同时也有一种雄浑和粗放。眼前一处房顶长了草的院落让我眼前一亮，还有两株老瓜从院墙里探出头来，这个小巷是有生命的，这里根植着一股顽强的生命。

我离开小巷，回头遥望着小巷的方向，闭目感受着那里的一切……

（作者单位：怀来县公安局）

## 溜走的好时光

□ 宋雁龄

近日要去石家庄，临行前整理行李时，我思忖万分。我曾在石家庄上了四年学，工作后，又断断续续去求学四年，这样前后有八年的时间与之有关。石家庄已然成为我的第二故乡，是让我留恋的地方。

我们学校在市区的西南高教区，校园面积不大，法国梧桐树极多，只要有路的地方，两侧就都是法国梧桐树，树冠交汇到一起，无论近看，还是远眺，都很美。

教学楼后面是个小花园，每到春天，这里便成了月季和蔷薇的乐园。藤蔓攀附在五角亭，以及一个木制游廊上，万绿中遍是红色、黄色、粉色的花儿。

冬青是最常见的植物，齐腰高，一年四季都是绿的，围着教学楼、图书馆、宿舍楼，绵延着，像一条漫长的、无边际的篱笆。我最喜欢初春时的冬青，零星葱绿从被残雪覆盖的墨绿中探出头，一两片新芽然是可爱。

仍记得第一次走出校门，是入学后的一个周日。同班几位女同学结伴逛街，刚好来了一趟公交车，我们一路小跑冲了过去。司机人很好，见我们气喘吁吁地冲向公交站，就踩着刹车等了等我们。汽车开动了，我觉得有些不对劲，怎么往相反的方向走呢？我们几个女生小声一嘀咕，有位胆子大的问司机：“我们去人民商场，这车咋往南开呀。”司机乐了，“你们方向坐反了，下站下车吧，马路对面去坐车”。我们不禁面面相觑，十分尴尬。

我们好不容易到了商场，来到卖毛绒玩具的柜台，一待就是半天。最后，商场没逛完，一人抱着一个洋娃娃回了学校。我买的那个洋娃娃又矮又胖，一点也不软和。晚上睡觉搂着它，我的后背就得露着，白天放到床铺上，好不容易叠的“豆腐块”又被压塌了。学校半军事化管理，学生会干事不定期查寝室，我就把它往柜子里塞，衣物多，门都关不上，哪还有它的位置，这时才会生出悔意，买这干啥哩，可真是自找麻烦。

我寝室的老人是鹿泉人，我们亲切地称她大姐。大姐温柔善良，脾气极好，扎一个马尾。只有去浴池洗完头，她才会把长发散开。上学的第二年春天，大姐邀请寝室所有人去拥抱槐寨。多年以后，当我看到这座山的海拔只有580米时，不禁一笑，更不解当年那次爬山怎会累得那么惨。后来一想，对于生在平原，第一次真正见到山的我来说，抱槐寨就是天下第一高山！当时我手脚并用站在南天门前，一团云雾飘来，将“天下奇寨”的匾额遮住，一度让我以为到了仙境。山顶平坦，天池周边记得有不少树，像世外桃源一样美。这种感受甚至影响了我很多年，以至于四年后，我爬上泰山，从南天门走过，心里想的，却是抱槐寨的南天门。

我们的寝室是混合宿舍，我和大姐、五姐同一个专业。五姐比大姐小一岁，一头利落短发，笑起来有俩酒窝儿。与大姐相比，五姐有着理科女生缜密的思维和处事果断的风格，于是我们三个，一直是她拿主意做决定。以至于毕业后的好多年，每遇到难题，我都会第一时间给她打电话寻求帮助。

大姐和五姐毕业后都留在石家庄工作，我回了故乡，我们最近一次见面是在九年前的夏天，我去石家庄参加省厅组织的培训，我们在市警校附近的小饭店有过一次短暂的会面。当时吃的什么饭菜，她们穿了什么衣服，我们说了什么话，记忆已经很模糊了，脑子里依然飘荡着我们当年在学校时的模样。

（作者单位：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）



# 种土豆的快乐

□ 孟令伟

今年我家的小菜园里又增添了一个新成员——土豆。前几年，我一直有种土豆的想法，但因种种原因，这个想法未能实现。今年机会终于来了。妻子从超市买了五斤土豆，放置了几天，还没来得及吃就发芽了。当时正值春分时节，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，将土豆种到菜园里。

我把一块地施足底肥，深翻后，平整，挖沟浇足水。把一个土豆切成四块，芽眼向上，种进浇透水的沟里，上面盖上细土。半月左右，从土豆的芽眼里钻出了嫩芽，绿绿的，一个芽眼一个绿芽。过了二十天时间，绿芽长成了十多厘米的苗子，几乎罩满了地。

土豆苗长到半米高时，我发现有点早了，便大浇了一水。或许是地湿秧高的原

因吧，一场大风过后土豆秧倒伏在地，我有点摸不到门道了。恰巧，邻居家来了一位亲戚，他的家乡每年都种植土豆，他路过我家菜园，看到倒伏的土豆秧子，停下脚步说：“土豆秧长到这个阶段，要在秧子下边培土了，不但预防倒伏，长出的土豆还不被阳光晒着，如果阳光晒着土豆，土豆就会变成绿色，既不好看，也不好吃。”我立即照办，运来两车土，将土豆秧扶正后，用土培好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发现土豆秧的顶端有花蕊了，很是欣喜，土豆秧马上开花了。但是，土豆秧上渐渐开始有害虫了，有多种虫子钻到花蕾里。为消灭害虫，我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走进土豆地，从花蕾里捉虫子，并及时打掉秧子上的杈子。在我的辛勤管理下，花蕾没受到伤害，开出了粉黄色的小

花，十余朵聚在一起，一簇簇，十分可爱。

我家的菜园因种植土豆也来了灵气，成群结队的蝴蝶和蜜蜂来光顾土豆花。它们伏在花瓣上，探进花蕊中，尽情地吮吸着花蜜。一个月的花期，我家的菜园因土豆花的开放，也着实沸腾了一番。

夏至节气到来，土豆秧变黄了，土豆秧根部土壤被拱起，用手扒开，展现在眼前的是土豆果实。大的有大人の拳头般，光滑细腻。土豆成熟了，我招呼邻居来我家收土豆，每家分得一份。大家高兴地说：“我们这里也长土豆啊！”

我种植的土豆很成功，吃着口感不错。事实证明，对任何未知的事情，要认真去尝试，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

（作者单位：盐山县公安交警大队）

# 和父亲对坐聊天的夏日时光

需要什么主题，也不需要什么逻辑，就是很随意、很放松、很惬意地聊过去经历的一切，合着父亲的思绪，回忆过去的曾经，陪他说话，让他老人家不感到寂寞、孤单就是了。

和父亲聊天，总也绕不开他现在居住的农家宅院。父亲现在居住的这座宅院，是给我和弟弟分家的时候，分给我的。由于我一直在外上学工作，母亲在世的时候，父母就一直住在这里。这座宅院虽然分给了我，我心里明白，盖这些房屋的时候，我正在军校读书上学，全是靠父母一砖一瓦、一檩一椽建起来的。每次说起这属于我的宅院，就会体会到父母的艰辛不易，总感到心有愧疚，可父母却总是用最朴实的言语安慰我。

怀旧是每个人的天性。不管我们走过的青葱岁月，还是正值壮年的付出，一个人一路走来，总会回忆过去曾经的美好岁月。

和父亲闲聊时，我俩常常回忆过去那个年代，每当夕阳西下，家家户户

点火做饭时，房顶上的烟囱冒出的袅袅炊烟，缓缓上升，飘向上空，最终消失在空中。其间夹杂着各家各户炒菜的声音和在空气中弥漫开来的饭菜香味，以及做好饭后，呼唤自家孩子回家吃饭的吆喝声，很是亲切，让人回味。满满的都是画面感！

父亲告诉我，他们那代人一生都是在面朝黄土背朝天，经年累月都是在地里刨食劳作度过的。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，每到夏收夏种、秋收秋种的时节，父母和生产队里的社员们不分昼夜地奋战在田间地头。即使现在父亲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，也闲不下来。这不，这次回家父亲又在南侧院墙外面栽种了黄瓜、豇豆、尖椒之类的蔬菜，在西边院墙外面种上了红薯秧苗。这些作物在父亲的精心侍弄下，长势喜人。

父亲兴奋地告诉我去年他种植的那些芝麻，收成不错，换了些香油，磨了些麻酱。这次回家和父亲说起今年为啥没有种植芝麻，父亲说，今年的天

气太热，沙性地吸水太快。芝麻这种农作物太费水，成本太高，所以不打算种了。想想也是，成本核算还是必需的。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，虽然出生在农村，却没有种过地，对农事农活没有什么概念，更多的时候，就是在和父亲聊天中进行讨教。这也是父亲那辈人的长项，也是他们乐意讲给我们听的话题之一。

有时我会想，每次回到老家，能和父亲对坐聊天，也是一种别样的幸福。我不敢想象有一天，回到家乡，回到熟悉的老宅，没有父亲的身影，再也没有和父亲聊天的机会，我该如何等的悲伤和失落。

有时，我们总盼着时光能够倒流，岁月停滞不前。然而，光阴岁月不会因我们的意志而停顿下来。所以，我们要珍惜当下，珍惜现有的时光，让我们的父辈感受到亲情的温暖，感受到晚年的舒畅，这也是我们做儿女的应该努力做到的事情。

（作者单位：定州市公安局）